

敌后战场

DIHOZHANCHANG

竹 丛 著





2 038 9866 6



敌后战场

DIHOUSHANCHANG.

竹 丛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 038 9866 6

61

21.30. 相

敌后战场

竹一丛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升本787×1092毫米 1/32 插图 6 印张 15 5/8 字数323,000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72·600

每册: 0.97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是写抗日战争时期，敌占区的一个铁工厂的工人们，在抗日根据地派去的党的负责人、老工人高松林的领导下，巧妙地配合八路军、游击队，围绕着制造与夺取敌人军火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的故事，歌颂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日寇、汉奸和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与压榨的丑恶嘴脸，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

作品通过曲折的情节，朴实的语言，比较成功地描写了小主人公二牛子的成长，也塑造了一组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和日寇、汉奸进行坚决斗争的老工人形象。

目 录

引子	(1)
1 打基础	(17)
2 “瘸老虎”来了	(31)
3 发“馈送”的日子	(47)
4 赴宴	(61)
5 除夕夜	(76)
6 公会堂前	(93)
7 转移视线	(106)
8 团结的力量	(121)
9 顺水推舟	(136)
10 见到了妈妈	(154)
11 巧盗白钢刀	(168)
12 随机应变	(182)
13 危急时刻	(197)
14 斗群丑	(214)
15 心中充满阳光	(231)
16 不露齿的狗	(247)
17 主动进攻	(264)
18 狩猎	(278)

19	探病	(293)
20	敌情	(307)
21	侯先生之死	(318)
22	请战	(335)
23	智探卧佛寺	(347)
24	一膀之力	(368)
25	沉着应战	(384)
26	大闹便衣队	(407)
27	旧恨新仇	(427)
28	荒郊锄奸	(444)
29	家乡行	(462)
30	黎明的战斗	(476)

引 子

盛夏的晌午，日头象个大火球。天闷热闷热的，没有一丝儿风。绿树环绕中的抗日堡垒村姜家屯，一片鸟语蝉鸣。

“吱扭扭”，两扇大门敞开了。一个戴灰色军帽的中年八路军，大步走了出来。随后，又蹦跳地跑出一个手持红缨枪的少年。那少年长得虎气生生，十分英俊。只见他紧走几步，赶到那个八路军的身边，转动着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仰起黑红黑红的小脸蛋儿，十分认真地说：

“大伯，上边叫您去开会，是不是咱们的修械所要转移？”

那个中年的八路军，摘下军帽，擦了擦脑袋上的汗珠，笑咪咪地瞅了瞅拿红缨枪的少年，没说话，又把军帽戴在了头上。

“修械所要是转移，可得带着我！”少年望着不动声色的八路军，急切地说，“您可答应过我，收我当徒弟，教给我修枪修炮，造地雷手榴弹……”

中年的八路军，摸着下巴上黑黑的胡子茬，哈哈地笑了。他伸手拍拍少年的头顶，说：

“二牛子，你这个儿童团长可真难缠！才帮我拉了几天风匣，就想进修械所，当抗日小工兵啊！”

“对，我就是要当个抗日的小工兵！”二牛子神态坚定

地说，“我要跟您一样，用自己亲手造的枪炮子弹去打日本鬼子和汉奸！”

“好，你这种抗日的志向该表扬。”中年的八路军，仰脸看看日头，然后郑重地说，“不过，眼下我就要去开会，你呢，也该查哨换岗去了，这事，以后再说。”说罢，他迈开大步朝西而去。走了几步，回头一看二牛子还站在大门前那棵老槐树下紧瞅着他，便挥着手说：“二牛子，放心吧，修械所不会从这里转移，你这个徒弟我是收定了！”

二牛子站在树下，目送着匆匆赶路的中年八路军，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村头的柳林里，才一抖手中的红缨枪，冒着烈日，唱着战歌，雄赳赳地奔向村外去查哨换岗。你听，他那嘹亮的歌声，多么悦耳动听：

红缨枪，闪闪亮，
持久战，指方向；
我们儿童团员，
迎着烽火在成长。
党的阳光抚育着我，
革命思想把我武装；
抗日救国斗志坚，
时刻准备上战场！
打击侵略者，
消灭狗豺狼；
毛主席指挥我战斗，
冲锋陷阵无阻挡！……

二牛子是个在抗日烽火中长大的孩子，今年十四岁了。他从一懂事，那幼小的心灵里，就深深地打上了民族仇、阶级恨的烙印。

他家本是薛家营人，祖祖辈辈都给恶霸地主薛大头家当长工。

他爸爸名叫李玉峰，从小不甘心受地主老财的压迫剥削，十几岁上，跑到天津卫学了铁匠。在三条石受了四年的苦和罪，指望学点手艺，好养家糊口，没想到，资本家的剥削手段同地主一样狠毒。他出师之后，东奔西跑，到处飘流，空有一身好手艺，仍是难以温饱。二十七岁上，娶了媳妇成了家，转年，女人生了个儿子。李玉峰年过半百的老娘，抱着才落生的孙子，左看右看，乐的合不拢嘴，高高兴兴地说：“瞧这小子，多壮实，简直象个牛犊子，起名就叫大牛吧……”

大牛刚过满月，就赶上了闹大水。李玉峰的老娘，由于反抗薛大头霸占自家二亩好地，得罪了这个恶霸地主。结果，刚刚满月的孩子，就被万恶的薛大头强行抢走，祭了水神。奶奶心疼孙子，一气之下也愤愤含恨死去。

长年在外耍手艺的李玉峰，闻讯赶回家中。他强捺住满腔仇恨，安排完老娘的后事，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一把火烧了地主薛大头的狗窝。然后，携带妻子，连夜逃到姜家屯的岳父家。从那时起，一家人便在姜家屯落了户。又过了两年，二牛子就在这个门前有棵老槐树的小院里出生了。

二牛子八岁那年，芦沟桥事变爆发了。卖国贼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把祖国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我英勇

的八路军，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跋山涉水，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开赴到抗日战场。姜家屯很快就变成了抗日前哨。二牛子参加了儿童团，他妈妈也参加了妇教会，母子俩怀着强烈的民族仇，阶级恨，积极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来，配合八路军游击队，做了大量革命工作。

去年，日本鬼子发动了灭绝人性的“五一”扫荡，八路军的主力兵团暂时转移到了太行山，姜家屯的抗日政权遭到了很大破坏。可二牛子娘儿俩，心中牢记毛主席“持久战”的教导，抗日的斗志不减，必胜的信念更增，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着为游击队传送情报，抚养伤员等工作。在毛主席战无不胜的军事路线指引下，我英勇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流水疾风似的，又重新活跃在华北大平原上。姜家屯，这个经受了战火考验的村庄，便成了烧不毁，打不垮的抗日堡垒村。

今年春上，县大队为了装备自己，更有效的打击敌人，成立了几个流动修械所。铁工匠出身的区小队指导员高松林，率领着十几名精明强干的战士，携带着工具，来到姜家屯。很快，二牛子家的院子里，便出现了炉火熊熊，锤声丁当的热闹场景。

闪光的炉火，丁当的锤声，那些会修枪，会造地雷和手榴弹的叔叔们，特别是那个头戴灰军帽，下巴上长着密密黑胡子茬的八路军伯伯，对二牛子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每天，他除了上学，练操，放哨，打草，一有空闲，就站在炉旁观看着人们干活儿。他最佩服那位戴灰军帽、长黑胡子茬

的八路军伯伯了。你看：那挺从鬼子手里缴获来的歪把子坏机枪，他几下子就修理好了；那三八大盖的枪栓，一会儿就配上了；他把那些破铜烂铁烧化了，倒在沙地里，很快就变成了一个地雷和手榴弹壳子……“大伯，您的本事可真大呀！”二牛子不只一次地这么说。后来，二牛子问了这位八路军大伯的名字，八路军大伯告诉他，叫高松林。

没过几天，他就跟高松林熟起来了。空闲时间，他不再站在一旁观看，而是主动跑到炉前来帮着拉风匣，或是搬铁抬料，干些个下手活儿。高松林十分喜欢这个机灵孩子。有一天傍晚，二牛子又在帮着拉风匣。高松林和战友们赶制完手下的一批活儿，歇下手来，一边擦汗，一边望着二牛子，开玩笑地说：

“怎么样，团长同志？你干脆进我们修械所，给我当徒弟吧！”

二牛子靠在风匣上，眨眨眼睛，笑了：

“那赶情好，我打心眼儿里愿意！”

高松林挺感兴趣地接着问道：

“听说你爸爸也是铁匠？”

“嗯呐。”二牛子笑着点点头。

“他在哪儿耍手艺？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叫李玉峰，在城里亚东铁工厂耍手艺。”

“李——玉——峰？……”高松林的眼前猛地亮了一下。

“对，李玉峰，这么写，”二牛子说着，蹲下身子用手指头在地上写了李玉峰三个大字。

高松林上上下下打量着写字的二牛子，心里象是在思索

着什么。半晌又问，“他经常回家吧？”

“嗯……”二牛子刚要接着往下说，望了望大伙儿，赶忙摇摇头又改嘴说，“不，他过年过节才回家看看，平常日子哪能常回家呢！”

说也凑巧，二牛子刚刚说完这句话，一抬头，忽见爸爸象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喜冲冲，一步迈进了家门口。

“咦，爸爸！”二牛子喊了一声，急忙迎了上去。

高松林朝前迈了两步，睁大眼睛，望着出现在面前的李玉峰，禁不住心头一阵狂喜，一把拉住李玉峰的手，连声说：

“哎呀，玉峰兄弟，多年不见，你还认得我吗？”

李玉峰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闹迷惑了。他愣怔怔地望着眼前这个八路军，嘴唇动了动，还没有说出话来，二牛子便往头里一站，用手指着高松林说：

“爸爸，这是咱县大队派来的指导员高大伯，在咱们家开办修械所……”

不待二牛子介绍完，李玉峰双眉一扬，猛地大喊一声：

“嗨呀！你是松林哥！”

“是我呀，兄弟！”高松林激动得紧紧搂住了李玉峰那宽厚的肩膀。

原来，高松林和李玉峰，十几岁的时候，同在三条石一家铁工厂学徒。高松林是师兄，李玉峰是师弟，两个苦孩子在一起患难与共，相处了四年多。后来，两个人先后出师，便各奔西东，耍手艺混饭吃去了，一别二十多年，从没有见过一面。适才，高松林听二牛子说他爸爸也是铁匠，叫李玉

峰，心里就是一动，不知是不是自己的师弟。此刻一见，虽说彼此都已成了中年人，可是早年的容貌，仍然依稀可辨，所以，兄弟俩一下子就认出来了。

旧友重逢，兴奋异常。当时两个人手拉手走进屋去，亲亲热热地说起话来。二牛子也跟进了屋，一动不动地站在旁边儿出神地听着。李玉峰听完师兄讲述自己如何不甘日寇欺凌，离开天津投奔八路军，参加抗日队伍的经过后，心情激动地冲高松林的肩头猛拍了一拳，说：

“松林哥，你干得好啊！这些万恶的野兽把咱中国人可欺侮苦了！打日本鬼子，咱们穷工人不站在前头谁站在前头！”

高松林欣慰地望着师弟说：

“你干的也不错嘛！听说你经常从城里给咱们队伍送点敌人的消息，适才我问了问你们二牛子，他还没向我说实话呢，这小鬼，人不大心路可不小啊！”说着，喜爱地把二牛子搂在怀里，二牛子咧咧嘴笑了。

“咳！别提了。”李玉峰出了一口闷气，双手叉着腰，愤愤地说，“自从县城被日本人占领以后，我就要求参加游击队，拿枪打鬼子，可是，领导上就不同意。这几年，天天看着城里的鬼子汉奸们为非作歹，横行霸道，简直把工人们的肺都气炸了！我人虽说在城里，可我的心却一时也没离开过姜家屯。前几天，我听进城的人说，家里住上了流动修械所，今儿个抽了个空儿，跑回来看看，真是作梦也没想到，竟遇上了师兄你！”说到这里，他又猛拍了一下高松林的肩膀，“松林哥，这回呀，我可不去喽！咱俩在自己的修械

所干吧！……”

听了师弟这一番激情洋溢的话语，高松林心头十分喜悦。他觉得，虽然同师弟二十多年没见面，可是两个铁匠那燃烧着抗日烽火的心，却象时刻也没有分离。他望望李玉峰，又瞅瞅站在一旁出神听着谈话的二牛子，情不自禁地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你们爷儿俩心气倒一致，儿子要进抗日修械所学徒，爸爸要进抗日修械所做工，这可真叫‘军民齐抗日，上阵父子兵’啊！”说到这里，高松林收住了笑容，郑重地说，

“玉峰呵，至于你离开不离开城里，这还得听上级决定，因为你这儿是抗日，在城里也做的是抗日工作，从意义上讲，当前，也许你在城里比在城外的工作更重要哩！……”

这次相遇之后，李玉峰由于抗日斗争的需要，仍旧回到城里去做工，二牛子却一心一意要跟这位高大伯学手艺。

高松林虽说没有正式收二牛子当徒弟，但他对二牛子的培养和教育更加强了。白天，在二牛子帮着干活儿时，就传授给他一些打锤，掌钳，用锉等简单的手艺。晚上，有时在窗前的小油灯下，一字一句的给二牛子讲解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有时坐在老槐树下，指点着夜空中灿烂的北斗星，给二牛子讲毛主席怎样领导秋收起义，井冈山上飘红旗；讲为了北上抗日，毛主席率领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行军二万五千里；讲北斗星下的延安城，杨家岭窑洞里彻夜不熄的灯光，照亮抗日救国的道路；讲战斗在敌后山区、平原的游击健儿，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武装下，神出鬼没，英勇杀敌……

毛主席的著作，革命的历史，战斗的故事，给二牛子的精神世界打开了新的天地。他懂得了：毛主席是中国人民最伟大、最英明的领袖；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正确、最光荣的政党；八路军是最善战、最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别看日本侵略者眼下张牙舞爪，早晚有一天要彻底完蛋！……

二牛子和高松林朝夕相聚，一步也不愿意离开。今天早上，他见高大伯要去开会，又吩咐别的叔叔们去送修好的枪支，他小心眼里便起了怀疑，怕是修械所要转移走，所以缠磨了高松林半天。直到高大伯告诉他，修械所不会往别处转移，他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这才唱着歌儿查哨换岗去。

村外，已是一片青纱帐了。高粱正吐穗，棒子正扬花。一眼望去，无边无际，真象是绿色的大海。

二牛子冒着火辣辣的日头，查完岗哨，来到村头口外，替换小伙伴站岗。远远的，他就看见正在村口大柳树下站岗的小胖子了。小胖子手持红缨枪，站在柳荫下，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隐没在青纱帐深处的道路。二牛子想同小伙伴开个玩笑。他慑手慑脚，向小胖子身后走来。当他离小胖子还有五六步的时候，忽见小胖子“哎呀”了一声，转身就往树后跑，一下子同他撞了个满怀。他抱住脸色煞白的小胖子，不解地问：

“怎么啦？怎么啦？”

“长虫——长虫——！”小胖子一头扎在二牛子怀里，吓得声音都变了。

小胖子是个很好的儿童团员，胆子并不小，可就是怕长虫，只要一见了长虫，就吓的浑身打哆嗦。二牛子朝前一

看，果然有一条尖脑袋，花脊背的毒蛇，吐着鲜红的舌头，从高粱地边上咝咝地朝这边爬来。

二牛子见此情景，对小伙伴说了声“别怕，看我揍死它！”说着，不慌不忙地一猫腰从地下捡起一块“老鸱枕头”，喊了声“着镖！”手起石落，不偏不斜，恰好打在蛇头上。只见那条毒蛇，翘翘脑袋，摆摆尾巴，一骨碌翻了白儿，全身抽缩着，做死前的挣扎。

一看长虫要死了，小胖子也不象刚才那样害怕了。他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冲二牛子苦笑了一下：

“多亏你这一镖，要不……”

二牛子嘎嘎地乐开了。他指着小胖子手里攥着的红缨枪，说：

“小胖子，你手里拿着家伙，还怕长虫？”

小胖子羞愧地低下头：

“不知怎的，我一见长虫就害怕，把手里的枪也忘了。”

“这可不行呀，见条长虫都害怕，见了鬼子汉奸该怎么办？往后得把胆子练大着点儿！”

“是！团长！”小胖子打了个举手礼，自我解嘲地吐了吐舌头。然后，带着羡慕的神色说，“二牛子，你跟高大伯说说，明几个，我也跟着他学学扔手榴弹吧，看你练的多有准儿。”

“行。”二牛子点点头，催促小胖子说，“好，换岗了，你回家吃饭吧。”

小胖子没有立刻就走，他从地上也捡起几块“老鸱枕头”，站在远处，学着二牛子的姿势，一下接一下地冲着死

蛇打个不停，“老鸱枕头”都落在了死蛇的周围，一下也没有打中，他有些扫兴了。

二牛子笑笑说：

“别性急，明天就让高大伯教给咱们儿童团学扔手榴弹。练长了，你就会投的远，打的准了。”

小胖子回村去了。

二牛子留在大柳树下站岗。

正是晌午，地里没有干活儿的，道上没有过路的，田野上格外寂静。二牛子站在大柳树下，过了一会儿，就觉得闷的慌了。于是，他把红缨枪朝树杈上一扔，朝手心里唾了口吐沫，双手紧抱树身，双脚向上一蹬，“噌噌”几下，就麻利地爬上了一棵大树。他稳稳地骑在了树杈上，手里紧握着红缨枪，悠荡着两条腿，开心地笑了。茂密的枝叶为他遮挡着日头，他不再感到热了；知了叫不停，小鸟唱着歌，他不感到单调了，他觉得在这棵大柳树上站岗可真好，又隐蔽，又凉爽，看的还挺远，容易发现情况……

二牛子正在独自高兴，忽见从大道上远远奔来一个头戴草帽的人。这是个什么人？为什么冒着晌午的毒日头赶路？他一边琢磨，一边睁大了两只机警的眼睛。

那人越走越近了。二牛子不由得一惊：啊！又是爸爸回来了。怎么大晌午从城里忙着往家赶？又送什么紧急情报来了？于是，他哧溜溜从树上滑下来，提着红缨枪迎上前去。

走得通身是汗的李玉峰，在大柳树下停住了脚步。他摘下草帽扇着风，问二牛子：

“你大伯在不？”